



朴宰雨

1954年生于韩国忠清南道锦山,现任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韩国外大荣誉教授、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国际鲁迅研究会会长、世界汉学研究会(澳门)理事长、韩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散文家、翻译家。论著有《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韩国鲁迅研究精选集II》《从韩中鲁迅研究对话到东亚鲁迅学》《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中国二十世纪韩题材小说的史学性研究》等。

2005年在首尔举办的第二届国际首尔文学论坛上,朴宰雨(左一)和莫言、大江健三郎、北岛(从右到左)合影



壹 因缘际会,走上汉学研究之路

羊城晚报:您是怎么走上汉学研究道路的?
朴宰雨:走上正式的汉学研究之路,可以说是从我1979年9月留学台湾大学开始。不过,我早就和中国文学有缘了: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开始学习汉字,读初中的时候学习文言文,读高中的时候学习汉文,阅读了孔子、屈原、韩愈、苏东坡等名家的文言文和陶渊明、李白、杜甫等的汉诗。
经过考试,1973年3月我进入了国立首尔大学中文系。大二的时候,文理学院的学生学报《形成》请我写有关鲁迅的评论文章,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了鲁迅这个名字。当时有关鲁迅的资料在韩国很有限,因此访问了发表过《鲁迅文学的背景》的成均馆大学河正玉教授,教授说了很多鼓励的话,让我受到不少启发,最后得以写成《鲁迅的文学与思想》一文,算是习作,但也成了后来改变我命运的种子。

到了写本科毕业论文的时候,在恩师李炳汉教授研究室里发现丸山昇先生的日文版《鲁迅——其文学与革命》一书,让我非常高兴,于是马上借来拜读。在时俊教授的指导下终于写完了近四万字的本科毕业论文《鲁迅的时代体验和文学意识》,后来压缩为一万多字,登载于1980年3月出版的《文学东亚》创刊号里,这对我鼓舞是相当大的。毕业一年多后,我就选择了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道路,心理上的依据就是鲁迅。
羊城晚报:在这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
朴宰雨:当时韩中之间没有建交,因此1979年9月我前往中国台湾留学。不过,当时台湾的大学中文系一般不允许研究鲁迅与中国大陆的文学,只能研究古典文学或者语言学,所以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很苦恼。鲁迅在中国古典文学里对司马迁的《史记》评价很高,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朴宰雨先生是韩国汉学家、翻译家、散文家,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今年将陆续结集出版系列中国文学研究成果。最近,他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

韩国汉学家朴宰雨:我对鲁迅“一见钟情”

文/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图/受访者提供

贰 亦师亦友,数十年倾心鲁迅研究

羊城晚报:鲁迅研究在您的汉学研究中有怎样的位置?
朴宰雨:我的汉学研究大致可分为六个领域:《史记》《汉书》文学研究;鲁迅研究;东亚鲁迅学;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韩国人形象作品的发掘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韩译及其研究;韩华文学与汉学研究,并创作不少华文散文。研究领域虽然多,但鲁迅研究在我的汉学研究领域中占有主导地位。我以朴树人作笔名,书斋的名字为“树人斋”,故乡锦山的皇风书库的名字也取名为“树人书库”。
羊城晚报:为什么这么热爱

鲁迅?
朴宰雨:一言难尽。我对鲁迅是一见钟情的。我也说过,着眼于社会批判思考,选择中国文学研究之路以后,鲁迅就是我灵魂深处超越时空常请教学习的老师,反思自己时的标准严厉的前辈先行者,也是孤独时分担苦闷的朋友。
羊城晚报:从您个人的角度来说,一开始和现在比较,对于鲁迅的认识有什么变化?
朴宰雨:经过几十年漫长岁月,不但我个人经历有某些变化,中国社会也有很大变化,韩国社会也有不少变革。生活在韩国、担任中韩文化交流使者,对鲁迅的认识的变化,从某种角度看,是自然而然的。

在韩国军部独裁下读大学的时候,我主要引进“精神界的战士”鲁迅,加强对韩国社会现实的批判,这个时期对鲁迅的认识主要是能写“反法西斯斗士”的鲁迅、“革命”的鲁迅。到了21世纪,韩国进入文化消费主义社会,韩国国际鲁迅学者引发“21世纪鲁迅需不需要读下去”的争议。后来《鲁迅全集》韩文版出版,《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10部)韩文版问世,象征着“人文鲁迅”时代的开始。
从韩国的人文角度看,为真正了解现当代中国社会,应该从阅读鲁迅开始,才能抓到本质与核心。韩国人文学者们也已经开始从人文学的角度重新解释鲁迅,重新接受鲁迅。

等先觉者如何对中国国民性进行反思,一面通过李泳禧先生对鲁迅的感悟,让大家理解如何“引进”鲁迅,这个时期对鲁迅的认识主要是能写“反法西斯斗士”的鲁迅、“革命”的鲁迅。到了21世纪,韩国进入文化消费主义社会,韩国国际鲁迅学者引发“21世纪鲁迅需不需要读下去”的争议。后来《鲁迅全集》韩文版出版,《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10部)韩文版问世,象征着“人文鲁迅”时代的开始。
从韩国的人文角度看,为真正了解现当代中国社会,应该从阅读鲁迅开始,才能抓到本质与核心。韩国人文学者们也已经开始从人文学的角度重新解释鲁迅,重新接受鲁迅。

叁 “扩大深入”,鲁迅仍未过时

羊城晚报:时间过去这么多年了,您认为鲁迅过时了吗?
朴宰雨:有人说,鲁迅活动的年代离现在有一百年的距离,很多观点已经不合时宜,过时了。那么,我想问,韩国出版《鲁迅全集》与《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日本早就拥有日文版《鲁迅全集》,加上陆续出版的选择本,包括德国又出版德文版《鲁迅选集》,这怎么解释?这起码意味着鲁迅已经作为“经典”。在人类历史上,“经典”是不会过时的,过一百年,一千年,都能拥有某种超越代性与超地区性,换句话说,它能保有某种当代性与普世性。
羊城晚报:鲁迅对于今天的世界来说还有什么意义(价值)?
朴宰雨:王富仁曾经高喊“中国需要鲁迅”,孙郁也来到韩国、日本与韩国鲁迅专家、热

爱者进行交流。日本的竹内好也曾经引进鲁迅来当作反思日本近代历史文化而追求现代性的资源,韩国李泳禧更是认为“鲁迅的思想,即使现在也是毫无变化而继续燃烧的火”。我也曾经提到过,鲁迅作为东亚知识分子共同语言的价值和作为东亚智慧的新桥梁的意义。“我们相信鲁迅的思想锋芒可以应对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可以应对排他民族主义的膨胀,可以应对新自由主义或者全面市场主义霸权的非人性、人的疏离、不重视人权、两极分化、侵略战争的反人类性、无反思、无批判性等。这应该是今后世界性价值的主要发掘方向,也是鲁迅精神的社会实践的积极方向。”
羊城晚报:目前韩国的鲁迅研究有什么样的特色、变化?

朴宰雨:进入21世纪以来,韩国社会对鲁迅的敏感度大大地削减,20世纪所见到那种以引进鲁迅来应对时代命题的热情大大降低,所以在说明韩国21世纪鲁迅学特点时,取名为“平淡的扩大深化期”,意思是一般的社会关注“平淡”起来,不过学术界的关注还是在“扩大深入”。但2010年以后,韩国人文生活里又有了些鲁迅热。
羊城晚报:新媒体时代,韩国是不是也有短视频影像流行而越来越多人选择文字阅读的趋势?
朴宰雨:确实有这个问题。韩国有关的知识分子对此有焦虑感。不过,相信通过短视频,也可以找到对作家与文学作品提高影响力的方法。比如,在韩国新媒体上,如果打入韩语“早读(鲁迅)”找视频,就可以找

到“鲁迅”“狂人日记”“阿Q正传”“故乡”“精神胜利法”等为题的短视频好几十篇。
羊城晚报:您现在有什么正在着手写的写作计划?
朴宰雨:作为论文集《潘耀明文学事业研究》与散文集《潘耀明与我》的主编,二者的工作已完成,今年上半年将在香港出版。我已经有些年纪了,因此准备把以前发表过而尚未成书的许多论文或者采访稿集结成两部学术论文集与对话集出版,一部是研究中国现当代韩题材作品研究的论文集的合集,另一部估计是许多学者与媒体对我的采访的合集。
如果可以,作为“老外”,还希望多写一些华文散文,集结成为《雨在飘》(“朴宰雨”的谐音倒读)华文散文集,和中国的新媒体读者交流。

【有感于思】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过年到图书馆“做功课”

春节是期盼,是喜庆,是欢乐。但春节也有另一面,是劳动,是奔波,是功课。对现代人来说,春节就变成了既期盼又恐惧,既在等待又想躲避。如常的生活规律被打乱了,你必须去作专门的安排。一个人或两个人的世界被改变了,必须考虑以更大规模出行或者相聚。世界在这一时段变得夸张和热闹,谋求安静和安逸是逆反常规的。即使疲累也要高兴,即使忙乱三天而为了换来一天或半天的欢乐,也必须认为是值得的。行踪是公开的,所有的人都有权问你在哪里过年,去哪里过年,什么时候出门,都和谁在一起过年。因为这些都必须公开的信息。
时代在变,春节的规律和节奏、程序、方式不能改变;交通工具在变,回家的路不变;交流手段在变,无穷的问候以及相应的回复不变。
腊月二十七,我一大早出门上了图书馆,当我进入国图南区看到从走廊到阅览室都有读者安坐看

【旧刊重识】 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从50周年到70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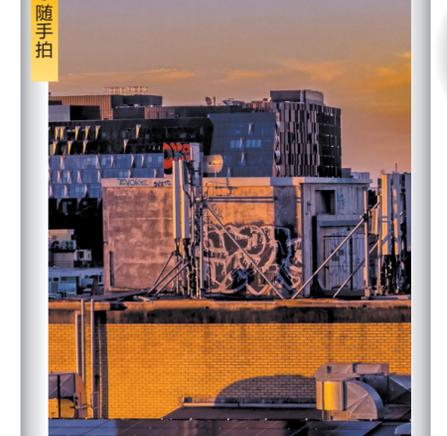
东京的街景与人力车,比如那些老头的头,后来才知道那是章太炎与吴稚晖剪发后的样子。
读《电影画报》上编副刊元的讲述,才发现这部剧本是196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上影厂特约创作的。据说还是夏衍点的题。次年剧本完成,夏衍还提了不少修改意见,又修改了一年才发表。发表后要开一次大型研讨会,再投入拍摄,突然就被叫停了。原来,对于“夏(衍)陈(陈)黑线”的批判开始了。于是一切停滞,直到二十年后。
从封建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是电影《革命军中马前卒》所要表现的主题。

【拒绝流行】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教授

冲出苏格拉底洞穴

我们经常听到“问题意识”这个词,实际上,问题意识就是一种“敏锐地意识到某个问题中所包含的复杂性”的问题直觉。一个著名学者解析过“问题意识”的内涵——欲称之为问题意识,它必须具备这些特性:这类“问题”没有一个Y或N的固定答案;这类“问题”的内部必然充满了张力;这类“问题”没有终结,对这类“问题”的释放,将意味着迎接更深层次问题的到来。它的出现往往意味着“问题”越来越多,虽然没有一个答案,但在思辨中把你的思考推向新的思想层次。
书是厚重的,很多问题之所以需要一本书去阐述分析,就在于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事儿没那么简单。读书,如果没有读到作者的“问题意识”,仅仅去追逐某个简单结论,无异于买椟还珠舍本逐末,这书等于白读了。有句话说得好,这个世界的复杂,来源于两部分,一是超出你想象的那部分,二是阻碍你看到真相的那部分。很多时候,正是某个熟悉的简单结论,把你困在苏格拉底洞穴中,看不到真相。好书的价值就在于去戳破,用新的目光打量这个世界。
简单结论往往有一种“深刻尖锐”的诱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建国提到过,有个学传播学的学生对他谈,感觉几乎所有

【随手拍】



落日天涯 图/文 陈俊豪

人言落日是天涯,望尽天涯不见家。来到澳大利亚墨尔本上刚一个月,下课时,偶然经过这里,望见路边建筑上的图案在夕阳中好似龙纹,乡愁突然涌上心头。今年是我第一次独自在他乡过年,真怀念在家和家人团聚的时刻。龙年新春,愿每个海外游子都平安顺遂,也牢牢守住心中的那份故土情怀。
随手拍专用邮箱:ycwbwyb@163.com

【如是我闻】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关系

这些天在读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的《人类简史》,此书的英文名直译为汉语就是:《智人——人类简史》。赫拉利所处理的内容是对“智人”历史批判性检视。在讲到犹太信仰和犹太政治的时候,他指出,今天的犹太人政治、经济和社会措施多半是来自过去两千年来帝国的政体,与古老的犹太王国没有关系。
他写道:“如果大卫王穿越时空来到今天耶路撒冷最正统的犹太教堂,却看到信众穿的是东欧的衣服,讲的是德国的方言(意第绪语),不断争论由巴比伦文字写成的教条(犹太法典),想必也是十分困惑。远古的犹太王国既没有犹太会堂,也没有犹太法典,甚至连重要的犹太法律也还不存在。”
这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翻译斯·昆的《世界宗教寻踪》一书时,他提到每年秋天在奈良举办大型佛教大会的场景:充斥各种郑重的头衔(住持、大住持、总住持),昂贵的袈裟以及规模宏大的寺院和数额巨大的庙产。一些级别较高的和尚为老百姓所敬畏,百姓见到他们时谦卑至极,情形颇像某些基督徒见到僧侣统治者一样。
最后,斯·昆问道:这些规模盛大的仪式,与在菩提树下禅定的佛陀有什么关系?而他自己作为基督徒,也要问,那些有主教主持的盛大仪式,与拿撒勒的耶稣有什么关系?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海南饭团与“钢铁玫瑰”

母亲是海南人,成长于务农之家。她勤俭,善于制作海南饭团,过去,由于团耐嚼,便于携带,因而为劳动阶层普遍接受。每天,曙色朦胧,母亲便起身煮饭,做成一个个扎实的饭团,让公公带到田地里去当午餐。
后来,公公从海南岛远下南洋打工,生活安定,便把母亲接到怡保去,繁衍枝叶,落地生根。
母亲缅怀昔日常做的海南饭团,因而手把手地教我。和过去那种粗糙的饭团相比,母亲把海南饭团精致化了。她将平底锅加热,把成块的鸡油融化,再把剁碎的姜和蒜爆香,加入米和盐,不断翻炒;接着,在饭锅里倒入熬好的鸡汤和炒香的米。煮熟后,用勺子把米饭弄松,揉揉成团。做好的饭团一粒粒浑圆浑圆的,宛若一个个实心的雪球。它香气浓郁,口感细腻,吃进嘴里,粒粒分明,油膜脂润,香气直透五脏六腑。
当时,中年未婚的小姑远在云顶高原担任会计主任,公务繁忙,常常忽略午餐。她每周回家一次,每次母亲总给她做一大盒饭团,还准备了不同的配菜如炒肉丝、腌酸菜、咸酥鸡、烤鱼等,分别放在小盒子里。小姑回来后,有一回,小姑看到我为孩子们做饭团,看着看着,绰号“钢铁玫瑰”的她,突然痛哭失声。
那份深深蕴藏在饭团里的母爱啊,原以为是天长地久的,却在瞬间一去不返。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这就是经典

朋友忽然赠票,还是贵宾席。同一个夜晚,两部音乐剧:法语音乐剧《唐璜》,另外一部是国内音乐剧,依据作家长篇改编,据说主演很“疯”。我愉快地作了一个选择,《唐璜》。我说不久去看法语音乐剧《悲惨世界》,买中偏低的位子也要880元一张票。法语音乐剧在上海已经有一个成熟的市场。
但现场的热烈还是出乎我的意料:剧场大门尚未打开,沿着台阶,广场上已经排起队伍,黄牛的散兵线已经布满周边。法语音乐剧《唐璜》由法国作曲家费利克斯·格雷于2003年创作,由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导演吉勒·马修于2004年搬上舞台,在上海首演两场,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上海连演17场。
音乐剧拉开序幕,浪漫的旋律与抒情的歌曲,色彩明丽的吉他,热情奔放的弗拉明戈舞,强烈的踢踏节奏,一直叩击着观者的心灵。偶尔,在西班牙的小酒馆里,还传出略带沙哑的西班牙语歌曲。编舞卡洛斯·罗德里格斯本身是一名西班牙人,剧中的舞蹈演员也都来自西班牙。浓郁迷人的风情,衬托出人物的日常与内心变化的戏剧性时刻。
这部法语音乐剧,是从头唱到尾的,《Du Plaisir》(纵情欢愉)(Vivir(生存))(Seul(孤独))(Changer(改变))……一首首歌曲,旋律迷人,情感浓郁。走出剧院的时候,后面是几个女孩,其中一个还拖着行李箱,说已经看了两场,兴奋地宣称,她要买第三场的票。女儿说,她们是追男主演来的。
所以,这部《唐璜》是用来追男的,而《悲惨世界》是用来追剧的。我说,唐璜的故事,像是一个经典的设定:浪子之所以是浪子,是因为还没有遇到真爱,直到有一天,他堕入情网,就会变为“纯爱”战士,而他曾经让多少人心碎,那些痛苦和内心注定会回到他身上。莫里哀、拜伦等许多人笔下,出现过不同的唐璜,而这这部音乐剧里的唐璜,折射的是现代观者的一种心态:生如弗拉明戈式的热烈自由放肆,死为内心至情至性。所以,故事的内核设定也许是古老的,具体的细节与内心逻辑,却一次次焕然一新,熠熠生辉。这就是经典。